

故古龍泉青瓷文化探究

以民国绅士陈佐汉手稿为例

(法) 赵冰 吕鸿 编著

中國書店



石神龍戲珠內

外如層巒巧奪天工而有深雲四

欣昇誠稀世之珍品也現轉售滬

後記

卷之三

1525329

古龙泉青瓷文化探究
——以民国绅士陈佐汉手稿为例

(法) 赵冰 吕鸿 编著



准阴师院图书馆 1525329

中国书局

鸣 谢

作者衷心感谢陈佐汉先生的儿女托付研究并出版其父手稿。作者感谢以下单位和个人对本书出版的鼎力支持：浙江省博物馆（李刚先生、王屹峰先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岳明先生、徐军先生），龙泉市青瓷博物馆（吴秋华女士、钟琦先生、胡小平先生和杨冠富先生），丽水市博物馆（梁晓华先生），龙泉市档案馆（徐瑞龙先生），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霍吉淑女士），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孟露夏女士），英国杜伦大学东亚艺术博物馆（李晓欣女士），法国巴黎赛努奇博物馆（Christine Shimizu 女士），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曹慧中女士），法国陶瓷和玻璃艺术博物馆（Stéphanie Brouillet 女士）。

最后，作者感谢本书出版的三个赞助单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东亚文化研究所、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基金会和浙江丽水学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 | | |
|------------------------|-----|
| 3 鸣 谢 | |
| 6 前 言 | 蓝克利 |
| 9 陈佐汉手稿与民国时期龙泉地方青瓷文化 | 赵冰 |
| 46 陈佐汉小传 | 吕鸿 |
| 66 陈佐汉《古龙泉窑宝物图录》 | |
| 137 《古龙泉窑宝物图录》释文 | |

前言

本书概括体现了陈佐汉毕生为恢复古龙泉青瓷生产和步追宋瓷所做出的多种业绩。它是承蒙蒋经国国际学术基金会赞助的中法国际合作研究专案《行业文化和专业技术的传承：地方社会中的工匠和商贾》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在本项目进行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东亚文化研究所赵冰女士与研究龙泉青瓷的当地学者（如龙泉市青瓷博物馆的钟琦先生和丽水学院的吕鸿女士）建立了积极的学术关系。作为总课题的主持人，我首先祝贺这本书的出版，并在此感谢陈氏家人。因为，没有他们的积极支持，该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正如吕鸿女士撰写的小传所展示，在宏观历史上，作为龙泉地区小小乡长的陈佐汉是无足轻重的。但是，陈氏为恢复举世闻名的龙泉古青瓷传统的所作所为却是不可忽视的。陈佐汉手稿

的首次出版完全符合“行业文化”课题的学术宗旨，即通过田野调查工作走进地方社会的历史现实。为挖掘和认识陈氏的生平，本书作者们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为探讨古青瓷制作技艺，她们走访、观摩了仿古瓷作坊。除了访谈当地老人（因为他们的记忆本身就是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她们还阅读了大量地方档案资料。她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地从历史地点追踪到历史人物，再从历史人物转移到残存的历史文献，随后再耐心地把旧事写成了一部史事。

在我个人眼里，陈佐汉个案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所做的多种工作以及这些工作的影响恰恰触及到我们这个“行业文化”研究课题的要点。概括而言，我们课题的目的就是去寻找和分析一种特殊的地方活力。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今，就是这种地方活

力能够引导某个行业的工匠和商贾们开发各自的本领和技能，并带动地方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网络，从而最终改变这个行业的面貌。总课题中的各子项目具体涉及到不同的技术和社会领域（如浙江的青瓷业，陕北的窑洞建造业，江苏或浙江的蚕丝绸技艺，河南的毛皮手工业，甘肃—青海的布料经营业，或者北京一个城区的零售商业）¹¹。这些课题的田野调查对象也都完全不同。但是，各组课题的成员们都观察到这种地方活力现象，并还都找到了各自领域的代表性人物。这些民间积极分子之所以具有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种全局观念。正是这种策略性的视野让聚集乡长、艺人、民间学者和商人等多种身份的陈佐汉能够为古青瓷的复兴出工献力。

陈佐汉的时代是一个充满贫困、战争、政治争夺的艰难时代。20世纪50年代复杂的政治环境还造就了他的悲惨结局。但是，陈佐汉在短促生涯中自始至终坚信他的使命，即通过恢复古青瓷生产和销售来引领当地工匠艺人走出贫困和重振古龙泉文化

和经济。为此，陈佐汉想方设法丰富加深自己对古青瓷器物和技术的认识。他除了参与民间考古发掘（古窑址和墓葬遗址）外，还同时注意收集了在当地古董市场上流动的古青瓷实物资料。陈佐汉曾与本乡仿古青瓷艺人联手创建仿古青瓷研究小组，为民间秘密古青瓷仿烧开创了集体的职业文化空间。为打开仿古青瓷的销售渠道，陈佐汉还屡次外出上海和福建。陈佐汉还曾多次向县级、省级政府呈请拨款帮助仿古青瓷生产完成工艺流程现代化。陈佐汉就是这样发挥和继承了千百万地方精英鞠躬尽瘁于地方社会公益这个中国文化传统。

陈佐汉与同时代的致力于古青瓷研究的当地文人们交流频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哥窑与弟窑》的作者、龙泉县县长徐渊若（生卒年不详）和龙泉修志馆馆长、陈佐汉长女的公家吴梓培（1875—1951）。陈佐汉毕生撰写了至少两部青瓷专著。这些珍贵的专业文献都在20世纪50年代消失了。现存的就只有《哥窑与弟窑》的附录之二《龙泉青瓷图录》和本次出版的陈氏手稿。借助出版陈氏手稿和再现陈佐汉的所作所为，本书作者将中国历史上两组不同时代连接了起来。它们分别是龙泉的历代王朝时期和陈氏所处的民国时期，中国的民国时代和中国的当今时

[1] 蓝克利（主编），《中国近现代行业文化研究》，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代。在进入了孔子所谓的耳顺的六十周年以后，现代中国顿然回顾并展现其童年时代。在我看来，恰恰是从清代末年以来，像陈佐汉这样的千百万名乡绅们的意识和行为促生了现代中国的萌芽。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回报了历史学家们和社会公众的一个共同愿望，即还原历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为，只有当我们有勇气去承担过去的责任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面对未来。不论是个人、家庭，还是国家，这都是天经地义的公理。毫无疑问，陈佐汉是在地方经济和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中国传统地方绅士阶层的一个优秀代表。我因此很欣慰地看到我们这个科研专案能够帮助一些民间无名英雄走出暗区，归还他们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这项出版工作的意义还体现在以下两个微观、宏观范畴。前者就是关注地方文化，这是地方方志传统的精髓；后者即是当今回顾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史的大潮流。

最后，请允许我在此肯定龙泉专案的出色的科研成果。在法国接受了考古学和历史学培养的赵冰女士带动并依靠了地方学者在龙泉当地展开了田野调查。这些地方学者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知道最优秀的调查点，最合适和最知情的调查对象，他们还有助于疏通与调查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在这些家庭里，有些记忆是非常痛苦的）。在我看来，这本书不仅有益于推广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它再现了一种地方社会活力，并让公众有机会认识与之相关的地方无名积极分子。我在此以个人以及其他读者的名义，感谢龙泉专案的全体成员，特别是本书的作者。这本书的出版就是他们多年工作的最好见证。

蓝克利

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 教授

陈佐汉手稿与民国时期龙泉地方青瓷文化

赵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东亚文化研究所）

浙江省丽水地区龙泉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地处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接处的山区。其西南方向过浦城、建阳可入闽江，北往住溪沿乌溪直抵钱塘，流经丽水市的瓯江从温州直出外海。该地区是浙西南重要的集散中心，该市陈战生先生收藏有一本手稿。其中7页钤印了陈佐汉朱红印章。每页宣纸长24.4、宽12.8厘米。每页绘制有1到3件瓷器。手稿共计绘制瓷器137件^[1]，按照手稿的文字说明，其中有青瓷129件、唐瓷4件、福建窑器1件、青花2件、五彩瓷1件。每张器物图都配有文字说明。其内容主要涉及所绘器物的出处、尺寸、价值以及收藏处。据陈战生先生介绍，该手稿是其父陈佐汉在民国时期所著，在陈家保留至今。由于手稿破损严重，他曾在20世纪90年代请地方文人林世荣先生修裱。林先生在将手稿拓底、梳理整饬之后，还为手稿添加了一页封面，并题签曰“陈佐汉鉴绘《古龙泉窑宝物图录》林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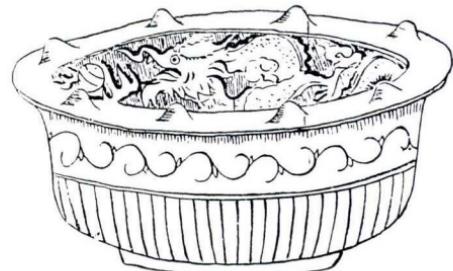
荣题”。手稿从此以《古龙泉窑宝物图录》之名流传民间。

手稿与《哥窑与弟窑》的关系

徐渊若所著《哥窑与弟窑》是20世纪上半叶研究浙江青瓷的专著。目前该书有两个版本：1945年龙吟书屋版和2001年百通版。在这两个版本中，正文均为110页，约4万3千字。它们的附录二均为匿名《龙泉青瓷图录》。在该书1945年龙吟书屋版中，此图录另起页码，从图页1到图页127，共计127页。图录尺寸与《哥窑与弟窑》一致，即高18、宽13厘米。图录分5组。甲组《开片》有图8幅。乙组《花纹》有器物边沿线款式图10幅、边缘纹饰图案17幅、主体纹饰图案66幅。丙组《款式》有口沿款式5幅、器耳款式25幅、器足款式17幅。卯组《各器款式》有瓶37件、炉27件、罐7件、洗5件、壶3件、盘5件、杯9件、碗6件、

盆1件、文具10件和写生器物8件。2001年香港百通版《哥窑与弟窑》中《龙泉青瓷图录》文字说明部分从手写体改排为印刷体。此外，新版图录还根据1945年版本所附的《龙泉青瓷图录勘误》重新调整了《龙泉青瓷图录》，其中重要修改如下：删去原版第39页龙耳、第98页龙瓶。如以百通版为准，《哥窑与弟窑》所含附录二《龙泉青瓷图录》共收录264幅图，其中完整器的器物图117幅。

将陈战生先生所藏的陈佐汉手稿^[2]与《哥窑与弟窑》附录二《龙泉青瓷图录》做详细对比，可发现以下有趣现象。在《龙泉青瓷图录》卯组部分（即完整器部分）117件器物图中，有71张图可以在手稿中找到完全一致或仅在细节上有细微出入的图片。由此，有关手稿与《哥窑与弟窑》附录二《龙泉青瓷图录》的关系，我们可以有两种假设：第一，现存手稿是陈佐汉临摹《哥窑与弟窑》附录二《龙泉青瓷图录》中图画部分后再添加文字说明而成的，即手稿成于1945年之后。第二，陈佐汉本人就是《龙泉青瓷图录》的绘图作者，也就是说手稿是于1945年以前完成；进一步推测，手稿很可能就是《龙泉青瓷图录》的蓝本。下文将尝试对比分析两册图录中71组相同器物图的器物名称，以期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71组相同器物图中，器物名相同的有35组，器物名不同的有25组（图一）^[3]。手稿中的器物名称中常出现如蒜瓶、五福瓶、枇杷瓶等通俗名。这些通俗名带有非常浓厚的民间方言、习俗和民间收藏的痕迹。徐渊若似乎对器物的命名相当重视。他在《哥窑与弟窑》的正文中明确指出应当给龙泉器物正名：“近人题名，每多不



图一a：《龙洗》（龙吟书屋版本《哥窑与弟窑》附录二《龙泉青瓷图录》第104页）



图一b：手稿第10页《龙洗》

合古制，尤以瓶尊罐壶之属，任意呼唤”。¹⁴徐渊若在该文中还具体举例说：“现代瓶之款式，有一百数十之多。其命名或以形态，如美人肩；或以花纹，如牡丹瓶；或以两耳之形状，如鳌耳瓶；或以用途，如五穀瓶；或以其特征，如龙虎瓶、五管瓶；或兼式样与花纹而并称者，如蟠螭蒜头尊等。”¹⁵徐渊若在这里批评的正是手稿的器物命名方式，即同时以器形总形态、主题纹饰、器物耳部特征、或器物用途等来混杂命名。而且徐氏列举的部分器物名称还恰恰出现在手稿之中。牡丹瓶名在手稿第33、41页，龙虎瓶名在手稿第5、20、70页^[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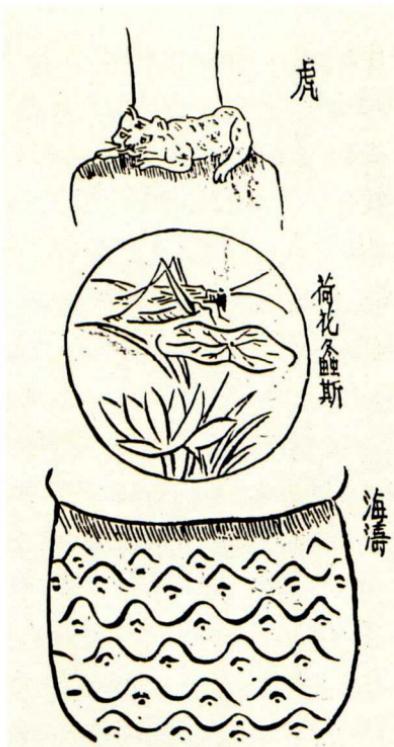
当然，徐渊若有可能在与地方青瓷专家和收藏家的交往中积累了这些民间流行的器物通俗名称。不过，一般说来，不同作者在用文字记录口头流行的民间器物名称时，大多会比较自由地选用同音字。因此，不同作者在记录同一个口头流行的民间器物名称时，常会出现使用不同的同音字的现象。而《龙泉青瓷图录》中所出现的同图同名的器物名的用字与手稿中相关器物名的用字完全一致。此外，如果陈佐汉是在临摹《哥窑与弟窑》附录二《龙泉青瓷图录》基础之上完成手稿的话，他应当不会毫不理会徐渊若有关现代器物命名的批判，而一意孤行地坚持使用民间

器物俗名。因此，徐渊若很有可能在1945年以前就已经看到了带有文字的手稿，也就是说，手稿完成于《哥窑与弟窑》之前。最后，手稿文字说明部分有两处记录涉及到其年代信息。第10页《龙洗》和第45页《纸库》的文字部分如下：

【龍洗】民國廿四年之秋發掘於福建之浦城東鄉高岩地方古塚中。計珍品二十餘件。此係一牧童所得。確係宋哥窯之天青色，毫無瑕疵及紋片。高三寸平市尺，口徑六寸。邊平，有螺形鼓釘八顆。正中有小龜，四旁有小魚。均硃砂色，紅赤美觀。邊刻神龍戲珠，內空外如層窓，巧奪天工。尚有紫雲四朵冉冉欲昇。誠稀世之珍品也！現轉售滬商管復記。

【紙庫】宋瓷。工巧藝術。如靈座。色青。高壹尺或寸。一方一圓。發掘於黃南古墓中。被當地古董大家夏煥猷先生收藏。時於民國二十五年之秋。

根据这两段文字，龙洗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出土于福建省浦城县古墓，而纸库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出土于龙泉黄南镇。陈氏对这两件器物（尤其是龙洗）的描述比较详细，对器物的尺寸都有所交待。根据文字说明，这件瓷器被转卖给上海古董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上海与龙泉之间的交易基本完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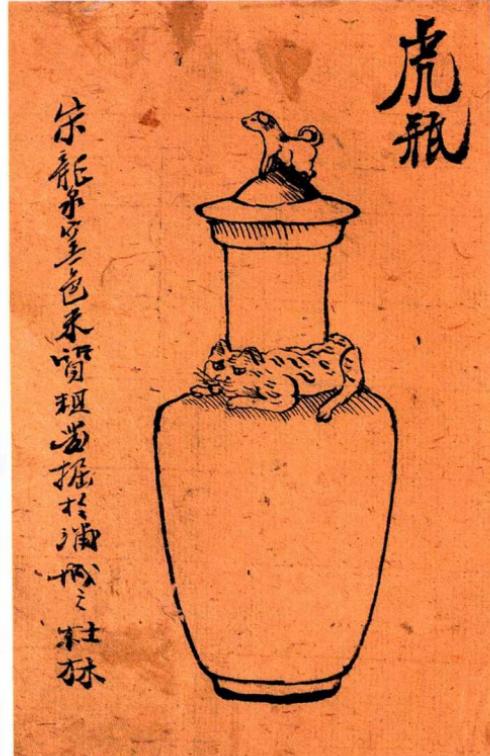


图二a：龙吟书屋版本《哥窑与弟窑》

附录二《龙泉青瓷图录》第28页



图二b：手稿第54页《五嘴瓶》



图二c：手稿第5页《虎瓶》

断。也就是说，手稿第10页的龙洗最迟应当在1938年初转卖到上海。手稿收录了五件夏焕猷藏品（第12页之龙瓶、第45页之两个纸库、第46页之笔管瓶和两仪八卦瓶）。夏焕猷为龙泉县城的古董收藏家和买卖商。徐渊若曾与夏氏有过交往。但是，徐氏撰写《哥窑与弟窑》时，即1945年，夏氏已故¹⁷。综合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手稿中的器物图应当是在1945年以前完成的。

再回到手稿的器物图部分与《龙泉青瓷图录》的对比分析。《龙泉青瓷图录》甲、乙、丙、丁组汇集了器物的形制局部特征（口沿、足、耳等）和纹饰图案。这147幅图中有119幅与手稿上绘制的完整器的相关部分完全一致。也就是说，《龙泉青瓷图录》甲、乙、丙、丁四组的器物形制局部图和纹饰图案图都是从手稿中提炼出来的细节（图二）。而《龙泉青瓷图录》卯组则是在手稿中的器物图经过器物筛选、形制分类、器物正名等一系列工作以后而产生的。也就是说，陈战生收藏的其父手稿就是《哥窑与弟窑》附录二《龙泉青瓷汇观录》的蓝本，陈佐汉应当就是《哥窑与弟窑》附录二的作者。此外，从手稿与《哥窑与弟窑》附录二《龙泉青瓷图录》的对比分析中，我们还可以看出，

现存手稿应当是一件残本¹⁸。

那么，手稿的性质又是什么呢？是专门为绘制《龙泉青瓷图录》而作的吗？再回头来看手稿器物图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其绘图精细程度参差不齐。一些器物形制及其细节（如耳部和足部）绘制相对比较仔细，其纹饰的线条也清晰准确。我们可以把这类器物图看作是已经完成的图稿。而有的器物图则绘制得相当潦草。在某些器物图上，画错了的线条与修改的线条并存（手稿第3、44页）。这些带有修改痕迹的图只能被看作一种草图。还有一些器物图，虽然细节画到位了，但绘制草率或器物总体比例完全不协调。此外，瓶、炉、盘、罐、碗等各式器物在手稿中前后混杂出现。比如，绘制不同形制的器物同时出现在手稿同一页宣纸上。或者，有些同一形制的器物又以相同或不同的器物名多次出现在手稿中。因此我们推测，手稿应当是陈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累积而成的一份实物资料集。

《哥窑与弟窑》附录一为《参考书目录》，内列17本参考文献。其中有两本未出版的陈佐汉著作：《龙泉青瓷汇观录》和《古欢室青瓷研究浅说》¹⁹。由于这些手稿均已失传，我们今天无法考证其分量、内容和性质。从流传下来的书名来看，《龙泉

《青瓷汇观录》应当是一册图录，而《古欢室青瓷研究浅说》则是以文字为主的论述。就《龙泉青瓷汇观录》这本书的具体内容而言，有两种可能：第一，它与《哥窑与弟窑》中的《龙泉青瓷图录》一样，是一本没有文字说明的图录。第二，它也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图录。如上文所述，徐渊若在撰写《哥窑与弟窑》的时候已经对手稿上所绘制的器物名称有所了解。此外，徐氏在《哥窑与弟窑》中提到陈佐汉曾见过一个带有“绍兴三年”款的哥窑角^[10]。而陈氏手稿第43页的确收录了一件带有这样铭文的爵杯。因为徐渊若从未提到过手稿，所以我们认为，陈佐汉把自己多年收集的资料集借给徐渊若看的可能性不大。由此可知，《哥窑与弟窑》中提到的《龙泉青瓷汇观录》应当也是在这份手稿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也就是说，陈佐汉手稿可能同时是《龙泉青瓷汇观录》和《龙泉青瓷图录》这两本书的蓝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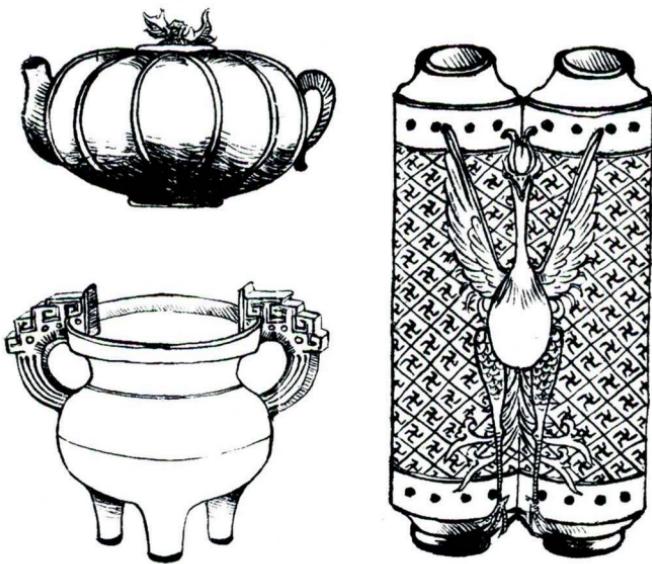
手稿与民国时期龙泉地区古青瓷的流动

在2001年版《哥窑与弟窑》的序文中，《百通国学经典文库》编委会对《哥窑与弟窑》的附录二，即陈佐汉所绘的《龙泉青瓷图录》有相当高的评价：“它（指《龙泉青瓷图录》，本文

作者注）是此书（指《哥窑与弟窑》，本文作者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文字部分为水乳交融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意义不仅在于是对文字部分的补充，更在于一旦删去图录，则全书的价值将减去一半。如果说此书的文字内容将作者的推断、识别、结论传给读者，那么，图录则将哥窑与弟窑的产品的开片、花纹、款式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直观而简洁，便于理解和掌握。”^[11]这段评价肯定了陈佐汉所绘制的《龙泉青瓷图录》在《哥窑与弟窑》这本书中的价值。其实，作为独立的汇编资料集类型的现存手稿，其学术研究价值更大。首先，手稿中的实物图片和文字说明是陈佐汉在1930、1940年代点滴累计下来的。这些内容应当不只是陈氏个人一己之观感；它们更是某种历史图景的再现。因此，手稿提供的信息应当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这一段时期内与青瓷有关的多种地方社会和文化现象（如民国时期龙泉地区的收藏家和古董商们对古青瓷的理解等等）。虽然自1920年以来有关中国瓷器、瓷窑的书籍明显比过去增多，但是能具体涉及到地方级别、民间瓷器发掘与收藏的资料仍极为罕见^[12]。根据手稿文字部分，手稿收录瓷器的来源有三，即家藏、拾遗和殉葬。家藏青瓷来自当时龙泉地区的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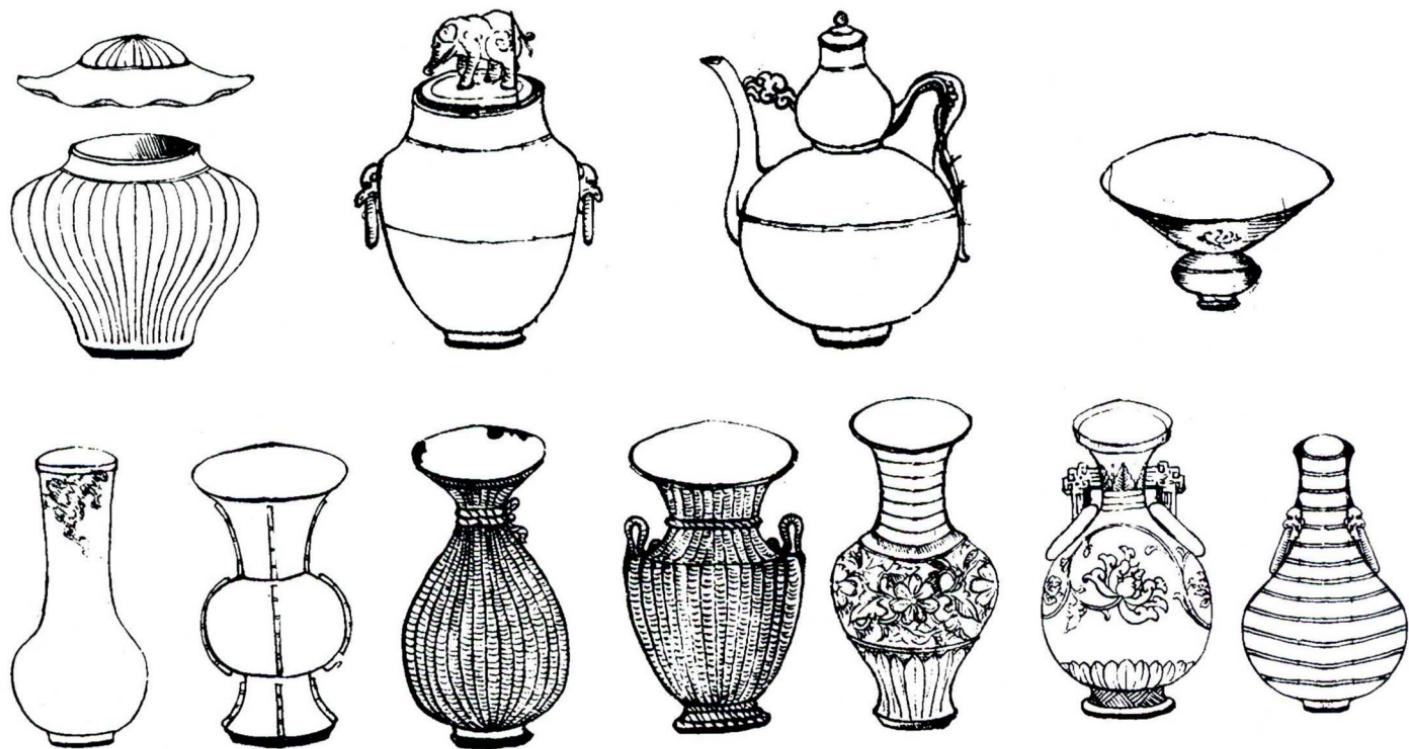
人收藏。从古窑址上挖掘出来的是拾遗青瓷。殉葬青瓷则是盗墓所得。在残存手稿上的129件青瓷中，60件记录出土于浙江龙泉地区、福建浦城地区和江西龙虎山的古墓中^[13]；42件记录出土于龙泉地区窑址，其中35件来自大窑窑址，5件来自溪口窑址，2件来自龙泉地区窑址（具体地点不详）；5件记录属于个人收藏（其来源不详）；另有1件记录出自温州地区一口水井；剩余21件的来源未作具体交待或含糊不清。

龙泉地区大窑村古窑址的盗挖可以上溯到清光绪二十年前后。传闻当时有一位德国教士首次到大窑破土寻觅古瓷。光绪二十八年（1902），当地文人吴井兰和廖献忠带动当地农民挖掘。随后村民开始大面积掘地探宝。从清末宣统二年（1910）起，日籍福州南台大和药房主人行原始平曾连续十多年每年都去龙泉。每次逗留的时间长达数月，与村民合作发掘大窑。民国十六年（1927），亦有美国人到大窑进行发掘。据陈万里1928年的日记，法国人也曾通过松阳天主教堂介绍到龙泉来搜集瓷器碎片^[14]。到1945年，大窑一带显著的窑址几乎全部发掘殆尽。由此可见，国外人士的活动推动了大窑古窑址的发掘^[15]。溪口窑址的盗挖则开始得比较晚。民国二十八年（1939）江西商人直接到溪口



图三a：手稿中注明拾遗于大窑窑址的器物

村采购古瓷，才初次带动村民发掘窑址^[16]。手稿的重要价值之一就是提供了出自大窑村和溪口村附近窑址的实物资料。其中来自大窑窑址的数量最多（35件），品种也最丰富（包括宋哥窑、宋龙泉、明龙泉以及其他没有再被分类的青瓷）（图三）。此外，



图三b：手稿中注明拾遗于琉田窑址的器物